

这不是

了如指掌

文学 概论

我们不要以为文章如美色，
谁不懂得欣赏？
事实上，瞎子是看不见美女的。
艺术上又何尝没有色盲呢？

龚鹏程 著

了如指掌国学院书系

相当好玩的书！
读来很是解渴。

——温儒敏教授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这不是
文学
概论

龚鹏程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不是文学概论 / 龚鹏程著.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3

(了如指掌国学院书系 / 龚鹏程主编)

ISBN 978-7-5392-7817-9

I. ①这… II. ①龚… III. ①文学概论 IV. ①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201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4-2014-330

本书由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这不是文学概论
ZHEBUSHI WENXUE GAILUN

龚鹏程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5.5 印张 字数 230 千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978-7-5392-7817-9

定价: 48.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来稿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5-412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一

相当“好玩”的书

温儒敏

龚鹏程先生的《文学散步》^[1] 着意探讨有关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他是用“散步”的方式来谈论，举重若轻，突破了一般“概论”的樊篱，富有才情的新鲜见解处处呈现，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含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该书摆脱了一般文学概论从理论到理论的套路，采取的不是高头讲章，而是问题讨论，从读者关心又有兴趣的一个个问题入手，一步步深入梳理文学的知识系统。

龚先生显然对当下许多文学概论写法不满，他认为文学知识

[1] 《文学散步》即本书的繁体字版书名，后文不再作此解释。

系统的呈现必须贴近文学生活，应当重在讨论“文学内在知识规律以及方法学基础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永远争吵不休，而又在学界反复运转的“假问题”。比如，关于文学的本质、文学的起源之类问题，一般文学概论都是必然要专论的，本书却避开这些论题。龚先生认为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讲不清楚，还不如把精力放到讨论文学的功能以及文学欣赏中所引发的许多现象，其实这也就是在接近对文学基本规律的认识。该书所论涉的基本命题有文学的欣赏、形式、意义、功能，以及文学与社会、道德、历史、哲学诸方面的关联等问题，谈论领域很集中，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把有关文学理论最基础的问题都拎起来了。因为龚鹏程先生有一种理论的自觉，他给这本书的定位是向读者简单铺陈解说文学的基本知识，并希望读者在有基本的了解之后，能够引发他们自己的思索，进一步去处理这些问题。该书的理论阐述系统不但简明清晰，而且是开放的，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很够用”，也很容易进入状态。这种学术普及其实不容易，深入浅出有时比放手做自己的文章要难得多。

据说台湾有不少大学已经选用这本书作为文学理论教材，不过这是很有学术个性的教材，用流行的说法，又是理论“本土化”比较出色的专著。大概与龚鹏程先生的学术背景有关，他是从古代文学研究进入学界的，后来涉猎深广，但底子还在传统文学这边。该书虽然也目光开阔，学贯中西，不过更多的还是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中吸取理论资源。全书各章节引证的材料，大多数都和传统文学有关。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论对许多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都绰有深思，自成系统，有些非后来所能及。龚先生处理和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资源时，态度是非常虔诚而审慎的，他不会采取常见的那种将传统文论材料生硬塞入西方理论框架的

做法，更多的是让中西文论互相观照，而重心显然落在中国文论这一边。在西方文学理论大举涌入的现在，人们不是担心中国文论“失语”吗？这本书用它的实践做了出色的回答：传统文学理论资源可以和西方文论构成积极有效的对话。在我所接触的有关文学概论的专著中，就中西文论系统的观照而言，除了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龚先生这本书也是比较成功的一种。

当然，这本注重理论“本土化”的概论在格外关注传统文论的同时，如果能适当吸纳现代中国文论的资源，那可能就更加丰满，也更加能切入当下文学现象。无论如何，近百年来的文学现代化探求已经形成一种不可或缺的“小传统”。

龚先生写作喜欢独辟蹊径，而不太愿意照章办事，陈陈相因，因此总有许多新鲜的创见。比如关于小说的空间，一般容易理解为小说描写的地理方位或者背景等，而龚先生认为主要就是人物与事件所依持的那个氛围，人物和事件就是从这种特别的氛围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看法显然更加贴切。又如，探讨诗歌评价问题时，碰到许多复杂纷繁的矛盾，该书重点纠正那种认为作品有永恒或不可磨灭价值的客观论者，及认为评价只是见仁见智的主观论者，试图从趣味、悟性与理性等方面探究诗评过程的某些共性，提出诗评活动的主客观交融的问题。这些角度与观点也都别开生面。

该书虽然属于概论一类，但问题意识很强，不少章节观点的提出都有现实针对性，有意针砭学界一些比较混乱的现象或者有争议的课题，读来很是“解渴”。比如讨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与范畴，就指出文学史不是一般社会历史的文献史，也不等于是思想史。这种看法我很有同感。现今搞文学史研究的朝思想史“越位”的趋向比较明显。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其功能除

了培养“思想”，还应当有“审美”，有文学的感觉与眼光。在这个日益平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里，审美感觉与能力的培养更显重要。但许多学中文的大学生、研究生学会了“做”文章，却消泯了自己原有的艺术感觉，中文系也越来越不见“文气”了。对文学研究过分注重操作性，而轻视艺术审美经验性分析的这种倾向，的确应该引起警惕。思想史与文学史有交叉，但还是有分工的。思想史主要是叙述各时期思想、知识和信仰的历史，而文学史主要应该是文学创作及相关的文学思潮的历史。一为“思想”，一为“文学”，两者可以互为背景，或互相诠释，但各自的领域大致还是比较清楚的。一般而言，思想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作品。搞文学史的自然要了解思想史的背景，甚至也难免做跨学科的一些题目。就个人的学术选择而言，这无可厚非。但现在的情形是“越位”中有些混乱，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所以龚先生的提醒是有意义的。几年前我也写过一篇《思想史能取替文学史吗》，谈到上述观点，曾引起学界讨论。现在读到龚先生的观点，深有同感，不免又多说几句。

我和龚鹏程先生交往多年，深感他是学界的性情中人，他的才情、学识加上批判眼光，常常能引发学术振动，引起思考和探究的冲动。两年前我们聘请他任北大中文系客座教授，主讲中国文化史研究课程，大受学生欢迎。他的讲课稿已经列入北大版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十五讲系列），即将出版。现在他的《文学散步》也即将在内地问世，相信也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并给文学理论的学科建树提供重要的参照。

序二

逍遥论文学

黄维樑

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一定会影响到意义内容的构成。……就作家来说，也许他正因为能够善于运用“形式”这种工具而沾沾自喜。但其实，咳！可怜的作家呀！他只不过屈从于文学形式的规律罢了，谁能够把一阕黄钟宫声调的词曲，填成幽细缠绵的作品？谁能够使一首五言绝句，具有《楚辞·天问》般的磅礴与翻腾？谁能用散文追蹑整齐华美的姿采，一如骈文那样？谁敢突发奇想，用元曲写出《商颂》、《大诰》的风格？所以，形式不是工具，就文学作品来说，它是一切。文学，除了形式，还是形式。

龚鹏程教授的《文学散步》里，有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使人想起了陈世骧之论杜甫诗《八阵图》。陈先生说老杜这首五绝，抵得上古希腊一出悲剧——是静态悲剧。陈先生用两万言论述《八阵图》二十个字。夏志清先生读了陈氏大文，惊叹其博学高识之余，认为五绝这样的小品，无论如何不能与古希腊的悲剧相提并论。我想夏公之说应为公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不是说，悲剧应该有相当的“大小”（magnitude）吗？这正是鹏程兄上面所说的，一首五言绝句，怎能“具有《楚辞·天问》的磅礴与翻腾”？龚教授不是个形式主义者，然而，我和他有同感：管你是文雄诗杰，也难以不为形式折腰！

《文学散步》长十余万言，上面的引文，只是全书的一个“小节”。在这本甚具雄心以至野心的大著中，作者研讨的是“到底文学是什么、文学研究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文学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又何以可能”等文学的基本问题。本书正文有十九篇^[1]，纲目昭晰，本来可以用“文学概论”之类命名此书，而作者却用了“文学散步”为书名，原来是有步趋宗白华《美学散步》之意。宗著诗词绘画雕塑通论，从谢赫、王静安以至康德、罗丹，视野不可谓不广。宗龚二书相较，则后者之阔大，远远胜于前者。中外学者的文史哲名著广征博引、纵横评议固不必说，新近的学术期刊如北大出版的《文学史》，新近的美国著作贾克比（Bussell Jacoby）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也在鹏程兄这只学术大鹏的视程之内——应该说在他的射程之内：这些都是他的学术猎物，得到后蒸炖煎炒，以美酒下之。

《楚辞·天问》以“磅礴与翻腾”胜，气势雄长。而这正

[1] 此处指本书卷上。

好借来形容鹏程兄行文的特色，鹏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清代叶燮认为文学作品“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恂恍以为情”，鹏程兄深然其说。他对简文帝“立身宜端正，文章须放荡”的论述大为赞赏。“文章须放荡”，他甚至认为不可能为文学下定义。英国浪漫诗人宗师华兹华斯虽然崇尚自然超然，他毕竟为诗歌下定义，指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在平静时忆述”（*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recollected in tranquillity*）；鹏程兄是超级浪漫主义者，议论文学问题时发而皆中节，于平实中见精彩，时而“怒而飞”见惊人之语。我们听他这样说：相对于小说，“散文就显得较有后现代的气质”，因为它“去中心、放弃大叙事，祭鳄鱼、听秋声，登凌虚之台，临沧浪之亭，记卖柑者言，述捕蛇者说，某山某水，一箫一剑，纵情则或放歌，明道则在屎溺。……体无定质，藉吃喝拉撒睡以显其相；名无固宜，杂单骈诗歌小说而弗拘其类”。正激赏其独到而中肯之际，鹏鸟突然参差其辞、诡譎其语，以“海运则将徙于南冥”之势，陡然曰：

当然，把散文跟后现代性扯在一起，而且预言小说与散文的命运，是遗患无穷的事，必将引来诸多争论。这一点，我自然明白。但题目是本届大会决定的，我只是奉旨命题作文；而且，学者的本领，不就在强辩硬拗，以理论搞乱世界吗？论散文的后现代性，亦可作如是观。

马上解构了“去中心、放弃大叙事”这番党论。“学者的本领，不就在于强辩硬拗，以理论搞乱世界吗？”大鹏鸟瞬间变形为大猴子，大闹学术的天宫。把龚鹏程比喻为孙悟空，原是马森教授两年半之前在台湾宜兰县林美山（不是花果山）的卓见，这里谨注明以示不敢掠美。

《散文的后现代性》一文，是鹏程兄千禧年在香港大学散文研讨会上主题演讲的讲稿。那一次盛会，我有幸与鹏程兄同台作秀。他后现代、浪漫，而我“前现代”、古典。我的讲演以《散文与结构》为题，希望做个博文约礼的儒家，却对亦儒亦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恣肆不佞的现代庄子鹏程兄，不胜欣赏企羨。

鹏程兄在读大学时已写了一本《庄子注》了。不止注《庄子》，他还写了《谢宣城诗研究》、《古学微论》、《近代诗家与诗派》等。他能够如此，是因为其积水也厚，在中学时期，已把主性善说的《孟子》以至倡不仁论的《厚黑学》都读了，易学、占卜、武术等正典旁门，他都一一吸纳，都“积学以储宝”（刘勰语），其胃口之大，鹏鸟仿佛又成了鲸鱼。他是个巨大的杂食者，其博雅，在当代学者中极为罕见。鹏程兄五十刚过，而著作岂止等身？他的为学、论学，又岂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可比？他斥“文学是反映民生疾苦的”、“要以科学方法来研究文学”之论荒谬绝伦，他责“坊间的文学概论”喜欢讨论“盲人摸象式”和“指鹿为马式”的“假问题”（如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源起等问题）。他的这本《文学散步》，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肆而不佞，不以觭见之也”的论述方式写成的。我这样说，多的是褒义，就像对庄子的褒义一样。

这本《文学散步》的对象，必须是勇于自我挑战的文学理论思索者与爱好者。本书的读者，在篇篇页页左右逢源采撷作者的卓识和高见时，应勇于和他商量、对话。我这里用“对话”一词，不是巴赫金隐喻式的说法，而是说要真的找机会向博学的龚教授当面请益，和他对话。大家对文学的认知有高低深浅之别，鹏程兄以大鹏之姿，“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晋郭象语）地论文学，作者得逍遥之乐，读者也应得逍遥之乐。请观看严谨而潇洒的龚鹏程教授如何逍遥论文学。

鹏程兄此书在内地即将面世，嘱我写一篇序。写序我岂敢？平时我称他为龚校长，这里径称兄，也算是逍遥了。

2006年4月24日，是日犬子若衡
（取《文心雕龙》“平理若衡”之意）诞生

序三

一本真正的“文学理论导论”

蔡英俊

龚鹏程《文学散步》一书就要出版了。虽然他有所待、不愿意轻易地把这一系列讨论文学观念的论文标上“文学概论”的题称，但捧读这厚厚的一沓文稿，我终究觉得他已经踏出年少理想的第一步。

年少的理想？多遥远的事了，也许我应该先从这一段因缘谈起。

1978年春末，怀着年少的豪情，几位朋友常常在德惠街黄崇宪家聚会，研读由张亨先生推介的几本美学著作。这样，个人的兴趣虽有不同，仍然在一起生涩地啃着楔形文字、放言高论；而更多的时候是彼此问难——只是，大家都在摸索，谁也不知道确

切的答案是什么——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认识到鹏程那敏锐的思辨与犀利的谈锋。

那时候，颜元叔先生正大力引介“新批评”的批评方法与表述形式，并且已经用来分析古典诗歌与现代文学，因而带给学术界与文坛莫大的冲击，甚至引生几场对立的论争。这种冲击未尝没有正面的意义，毕竟，引介西方文论确实有助于本土的文学研究在方法与表述形式上的反省，并且促成文学研究的热潮；不过，就现实而言，负面的效应可能是比较困扰人的，它导致一种不平衡与矛盾：外文系往往舍弃了本身应具的研究方向以及应负的传送世界文学信息的学术功能，取代了中文系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发言权；中文系则逐渐形成两条路线，不是保守、缺乏广包的世界观而忽视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是急于寻取能就近得到的西洋文论的观念与方法。当然，这种现象从五四以来就已经存在，只是通过颜先生大力引介之余，情况显得更尖锐罢了。平心而论，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课题，由于对应着各异的时代环境与学术信息，每一代的学术研究必然有它独特的视观与表现形态，进而形成一种新的诠释方向，产生一种新的学术性格。我们始终相信，近代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唯有拓展更宽广的知识来源，唯有汲取更多的知识材料，才能够赋予传统的文化更深刻的意义，转而带给现代的中国人更鲜活的启示。因此，我们反对深植于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无聊口号，我们也弃绝知识沟通上最自私的“秘本、孤本”的心态。但吾生也晚，面对就近的矛盾与不平衡，我们只能静观，无力抗辩；我们当然迷惘，当然困惑，也激切地想要突破这种困境。鹏程顺着他“飞扬跋扈的气势以及凌轹朋辈的才情”（见《历史中的一盏灯》李正治序），猛

厉地投注在文学批评的撰述，有所破也有所立；而正治的诚挚温厚，使他愿专力于西洋文论的译介，提供我辈更多知识的来源与材料——至于美学讨论会，则是朋友之间相聚问学的会合处。这些，都是可贵的纪念。尽管尔后聚合的日子时断时续，聚合的地点也多所更迭，那一段共同走过的路程却成为问学的起点，值得忆取。

追叙这样一段过往的因缘，有违鹏程要我写序的原意；他原希望我能写一篇足以与本书内容“对观”的理论文字，也就是从我自己论学的立场讨论他在本书中提出的论点。这当然别具意义，而当初所以答应他那样写，也是因为我了解到问学辩难原是鹏程与朋友交往的方式：学问在焉，性情在焉——鲁钝如我，又岂不识？可是，仔细读完他的文稿，我只有慑服于他的博闻强记与无碍的辩才，他在每一个论题底下所展开的分析与说明，可以说是旁征博引、面面俱到。我虽也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表出这些枝节零碎的议论，并不足以彰显鹏程这本书的意义与价值；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读着他的文稿，想到现有的各种“文学概论”的版本，内心浮现的是：鹏程终于踏出第一步了，他的《文学散步》，将是第一本由中文系的学者在现阶段的学术环境中，真正经过思考而设计出来的文学理论方面的“导论”之作——“导论”一语，我用的是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年出版）一书的含义：

本“导论”不是为学生用的，而是为未来的教师用的；即使未来的教师，也不应该用它来系统地阐述一门现成的科学（形而上学），而应该首先用来发掘这门科

学。……本“导论”的善于独立思考的读者，将不仅怀疑他们至今所拥有的这门学科，而且继而会完全相信：除非具备了这里所提出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所根据的条件，否则形而上学就不能存在。

借用康德的文字，我想是合宜的；如果我们再把其中的“形而上学”改成“文学理论”，更可以彰明鹏程所以有所待而不愿意把他的著作标上“文学概论”一名的真正命意。我只能这样说、这样写，而把原先那些片段不足观的意见保留下来，等待下次见面时，作为彼此谈话的题材以及另一个论学的起点。

最近几年，我辈各为前景奔忙，而现实生活的桎梏与磨难，又不是年少心情所得挂怀、所能臆知。那段日子里意气风发、欢呼笑乐、争相先后的光景就这样逐渐远去，日益模糊。有时灯下寻思，过往的情境已不复历历可指，但是那段日子里留下的许多想望与计划，仍长住心头，隐然成为彼此间激励的一股力量。现在，鹏程的第三本论著就要出版了，而正治在译介西洋文论方面成果也颇有可观；反观自己，疏懒如此，唯有在荧荧灯下做一个尽分的读者，读着朋友已成铅字的文稿，也读着一份遥远的记忆。我真的很高兴为鹏程这本文学论集撰写这样一篇他或许不合意的书序。

1985年7月

代序

文学理论·文学概论·文学散步

龚鹏程

梁遇春曾嘲笑写文学概论的人说：“这种人的最大目的，在于平妥无疵，所以他的话老是不生不死、似是而非的。念他书的人，也半信半疑，考试一过，早把这些套话，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这般作者居然能够无损于人、有益于己地写他那不冷不热的文章……”（《文学与人生》）

他说得不错，一般写文学概论的人，不是昏聩糊涂，脑中长满了茧，就是艰涩困苦，舌头打上了结；再不则仿佛跟读者有仇，故意散播不实的情报，好让读者误入歧途，或增加文学论战时的热闹。所以至今想找几本理路清楚、文笔可观的文学概